

新世纪

长篇

小说

腹地

张迎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東文藝出版社

新世纪长篇小说

腹地

张迎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腹地/张迎建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29-1896-3

I. 腹…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81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332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太行山区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所发生的变化。

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位聪明勇敢、敢想敢为、个性十分要强的年轻复员军人。由于家乡的贫穷，他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在母亲的逼迫下，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姑娘作为妻子。为此，他十分苦恼，把结论归结到贫穷上。所以，他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桩假种子案，使他很快在村里树立了威信，村民们把他推到了村委主任的位置上。然而，却因此惹恼了乡长，他当了村委主任又惹恼了代表外姓人势力的原村委主任。所以，在他一步一步地实施有利于全村的经济发展计划时受到了严重的阻力。与此同时，他又找回了失去的爱情。他的对立面抓住这一弱点，以生活作风问题，撤了他村委主任的职。但他并没有因为撤职而气馁，利用村里老支书的威信，继续实施着脱贫致富的计划。

小说既有厚重的思想深度，又注重以事件写活人物。既穿插着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又夹杂着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家族矛盾、勾心斗角、假公济私、农村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这些都通过一幕幕场景真实地反映出来。作品采用的是传统的手法，叙述以第一人称展开，语言质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11/10/95

母亲的腹腔虽然狭小，
但她能孕育生命；山中的土地虽然贫瘠，但她能养育生命。于是，生命说：我要报答你们。

——题记

作者简介

张迎建，男，一九五五年六月生于山西省榆次市，祖籍山西省平遥县。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山西省晋中文联《乡土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山西省晋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于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评论、随笔共八十余篇，近百万字，并多次获奖。《腹地》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责任编辑

※姚焕吉※刘曾文

封面设计※张振钢

ISBN 7-5329-1896-3



9 787532 918966 >

ISBN 7-5329-1896-3

I · 1623 定价 19.00 元

第一章

1

那天黄昏，我看到村东的沟里升腾起白色的烟雾，突然就想到老人们经常讲述的那个既古老又与村名有关的故事。

我们村叫烟村。相传在很久以前，附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户人家。这里地处太行山腹地，除了常年奔腾不息的漳河就是连绵起伏的大山。那时的漳河清澈无比，越过两岸面积不大的开阔地，远处就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山上树木参天，林间又常有各种野物出没。茂密的山林和清澈的河水构成了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

岁月流逝。不知何时，有刘姓兄弟二人为了躲避战乱翻山越岭来到此地。掬起甜甜的河水喝了几口后，哥哥便对弟弟说：“咱就在此处安生吧。”弟弟点头表示同意。哥哥又说：“你住河南我住河北。”弟弟起初有点犹豫，但后来哥哥向他解释：“咱以后还要娶妻生子，分开过免得日后麻烦。”弟弟一想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从此，这里便有了第一户人家，他们以打猎、种地、捕鱼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地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山村。

村子的名称来源于一次偶然事件。有一年河水翻滚、哮声如雷。人们呼天喊地，跪在岸边，眼睁睁地看着漳河水无情地将茂密的庄稼冲得七零八落，却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拿出供品祈求龙王爷发慈悲拯救可怜的山民。龙王终于被人们的求告所感动，派太子去查看水情。这时，七仙女们外出游玩路经此地，发现河中的千年老鳖兴风作怪，而龙太子正与老鳖奋勇作战。她们冲上前去助龙太子一臂之力，龙太子终于把老鳖擒住，河水恢复了平静。但仙女们却已累得浑身淌汗。她们本是爱洁之人，都很想找个地方洗一



下。还是小仙女聪明，她跳上云头一看，河北面村后的大山脚下有一个饮水的泉池，池水干净透明。她跳下云头，把姐姐们引到池子边，痛痛快快地沐浴了一番。仙女们走后，人们照例饮用泉池里的水，但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却因吃了那池水而变得俊俏起来。为了纪念仙女的功绩，人们就把村名定为浴女村，并在村边盖起了仙女庙。漳河南面的村子见对面盖了仙女庙，并定了村名，也在自己的村边盖了龙王庙与仙女庙相互对应，却为定村名犯了愁。族长虽然召集族人群策群力，也没能想出合适的名字。正在人们犯愁的时候，忽然从龙太子与仙女离开的河沟沟里升腾起了一条条白色的烟雾，那雾越升越高，时而像婀娜多姿的仙女，时而又像长长的巨龙。族长看见了眼前的奇观，顿时来了灵感，烟锁山谷，雾罩漳河，这不是很好的象征吗？族长立即召集族人们商量，有人说：“就叫烟雾村吧。”族长摇摇头：“又有烟又有雾，不合适，我看咱就叫烟村。叫烟村还有另一番含义，古人说‘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这个‘沿’虽然与现在的‘烟’是两个意思，但音却相同，让人们一听‘烟村’，就能想到咱这里确是一处世外桃源。”人们听了，名字虽然有点勉强，也都表示同意了。说来也怪，自从白色的烟雾出现后，烟村的后生们一个个都长得彪彪壮壮，因此，也就有人编了赞美的诗句：

烟村的后生烟村的汉
浴女村的姑娘不用看

从此以后，河南河北便有了一种长久的默契，浴女村的姑娘非烟村的小伙不嫁，烟村的小伙非浴女村的姑娘不娶，两村的人们你敬我爱，互相走动，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2

古老的传说在我们这里流传了许多年。然而到了后来，这个美丽的故事却成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一个阴影，尤其是那股白色的烟雾出现的时候，人们便会想到两村又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种感觉也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产生的。

漳河水平稳了许多年。春夏秋冬，风调雨顺，又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两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人一多，河滩地显然不够种，人们就上山去开荒地。荒地虽然好开垦，遇上风调雨顺，随便撒上点种子便能获得收成，但遇上天旱就颗粒无收。所以，两村都非常珍惜岸边那一点滩地，都把滩地当命根子对待。宁舍命也不能丢滩地，这已经成了两村人长期以来行动的宗旨。

后来，不知为何，河床一个劲儿地向河北边倾斜，原来平展展的河床竟然让常年流淌的河水冲刷得坑坑洼洼。河床不平整了，遇上洪水就会浊浪滔天，水流受阻。于是，有人抱怨这不平整的河床，又有人思谋着在河滩上做点文章。河北面的浴女村决定在河边修一条护地大坝，族长发出号召，全村积极响应。为了保住命根子，族人们出资出力，一条护地大坝很快就修了起来。河水一流到坝边就被挡了回去，顺着河南面漫延开来。时间一长，河床的面貌也在改变，变得北高南低，南面又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肥沃的土地被一块块卷走。河水变得浑浊，看不见鱼虾在游动。烟村的人们很心疼，都抱怨浴女村修的那条大坝。因此，烟村的族长召集起人们商量办法。有人建议，把浴女村的大坝推倒。有人摇头，烟村和浴女村是一个祖宗，多少年来两家又互相联姻，不能伤了和气。最后还是族长拍了板，决定在烟村的地边上也修一条同样的大坝保护土地。决定即出，烟村的精壮后生



纷纷出动，时间不长，在自己的地边上也筑起了一条大坝，而且在修坝时，有人把坝头往北稍微歪了一下。河水被挡住了，流到坝头时，竟然受到了一点小小的阻力。起初人们还没觉察到有什么影响，后来，浴女村的人发现河水经坝头这么一挡，水流便顺着河北边冲来，而且在坝头以外的土地上又出现了原来的那种景象。浴女村的人一发怒，迅速地在自己的地边上又修了一条坝，坝头也朝烟村的方向移了移。烟村的人见浴女村的坝头朝河南边伸来，也没考虑后果，同样筑了一条坝。两家一争斗，河床变窄了，原来那二十几丈的河床，仅留下十几丈，大坝后面空出了大片的乱石滩。那几年，雨量甚少，河水还算平稳，人们也像没事似的，安稳地过了几年。谁也知道，这你争我夺，无疑就伤了两村原有的和气，也隐藏下相互间的不满。就在两村种下祸根的时候，有一天，漳河的河谷里突然升起一股白色的烟雾，在漳河上空盘旋了好几天。漳河上空的日头没了，天空变得阴暗低沉，接着雨便没日没夜地下了起来。雨量一增，河水就像发了脾气似的沸腾怒吼，无情的洪水像一匹急驰而来的野马，顺着河床直泻下来，冲击着两岸的大坝。那几天，雨一个劲儿地下，漳河的水位直线上升。如果河床宽点还好，河床变窄，洪水就显得不同寻常。河水终于漫过大坝，“轰隆”一声，把烟村的大坝冲垮了。河水顺着塌陷处肆无忌惮地呼啸而来，把大面积的庄稼淹没。烟村人在呼喊、哭泣、捶胸顿足，他们怨恨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无情、为什么不把浴女村的大坝冲垮。他们愤慨，愤慨浴女村当初修起的那条石坝，如果两家谁也不修坝，也就不致于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浴女村的人也太不讲情面了，他们这么做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他们无情，自己也不能有义。当洪水稍微平稳下来，烟村的后生就冲到对岸，想把浴女村的大坝拆毁。浴女村见烟村的后生过来拆坝，也组织起了精壮后生，扛着铁锨、扁担过来护坝。于是，一场拆坝护坝的斗争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日



趋激化，最后大动干戈。

先有浴女村的人被抬回了村，后来烟村也有人被抬回了村。这场恶战整整斗了一天，烟村的人们因土地被冲得厉害，心中的恶气都集中到与浴女村的争斗上来，所以，这场争斗战中烟村的后生显得略胜一筹。直到夜幕降临，浴女村就力不从心了，受伤的人越来越多。浴女村的族长见这么斗下去，自己的族人会吃大亏。于是，就出面找烟村的族长调停。烟村的族长见浴女村的族长过来说和，摆出一副得胜者的架子，斜着眼对浴女村的族长不屑一顾。浴女村的族长一看烟村族长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也动了怒，“竟小看我浴女村无人！”但既然找上门就要大度些，好汉不吃眼前亏。浴女村的族长强忍住气头说：“这样打下去也打不出个好结果，咱坐下来好好商量个办法才对。”烟村的族长说：“这完全由你浴女村筑坝引起。”

浴女村的族长针锋相对：“你烟村也筑了坝，能怨着我们？是你们的坝筑得不坚固罢了。”

双方唇枪舌剑，寸土不让，口气越来越硬，最后也没争出个结论。这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双方不必相争，咱们进行比武较量，往村口的堡头上扔羊，谁扔得多谁为胜家，败者永远不许在河里筑坝！”

双方族长沉思了一会，就点头答应了，都认为这个主意还比较公平。然后就由两村族长立下字据，定下三天以后进行比武。


两村息了干戈，各自回村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一早，两村村民都集中到浴女村的村堡前各自选出了几十名精壮后生。先由浴女村的后生往上扔，烟村的后扔。扔来扔去扔了三天三夜，浴女村的后生往村堡上扔了三千三百三十三次，后生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嘘嘘、手无缚鸡之力。烟村的后生们往村堡上扔了三千三百四十三次，后生们也累得气喘嘘嘘、手无缚鸡之力了。烟村的后生们比浴女村的后生多扔了十



次，浴女村的族长见烟村明显得胜，烟村在这次洪灾中遭受的损失又十分惨重，同时又想到两家都是一个祖先，如果再闹下去，既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更对不住列祖列宗，于是心一软，喝令停手认输。

烟村得胜，后生们更加气盛霸道，浴女村失威屈从，只好在字据上签字拆坝收兵。事情过后，烟村的族长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亲自上门向浴女村的族长表了态，以后决不去河里筑坝。从此，两家面和心不和，没有再为筑坝去争斗，可浴女村的姑娘不嫁烟村的后生，烟村的后生也绝不娶浴女村的姑娘为妻。

3



两个故事有着两种不同的意义。第一个关于龙太子和仙女勇斗千年老鳖的故事，一直被烟村和浴女村的后人传颂着，成了两村骄傲的象征。第二个关于烟村和浴女村争坝的故事，却成了两村矛盾的起因。浴女村自从争坝失败后，自己觉得颜面无光；而烟村自从争坝后，一个个气势凌人。烟村的人们想：“你浴女村的姑娘不嫁我烟村的后生，你不嫁，我还不娶你呢，放着这么彪壮的后生，去哪里寻不下个媳妇？”浴女村的人们想：“我们村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难道就非嫁你烟村的后生不成？外面的好后生多着哩。”两家一伤和气，烟村和浴女村就有了外姓人。烟村的外姓人要比浴女村更多一些，因为有许多后生娶媳妇的时候，竟然连岳父岳母也娶了过来。人姓一杂，办事就复杂了些。烟村的族长发号施令也只能在我们刘姓族人们中说，而外姓人就不听他那一套了。因此，烟村从此以后形成了两股势力。外姓人一股，我们刘姓人一股。后来，我们刘姓也有人跑到外姓人中间去了，那是因为他们和外姓人有着亲戚关系。不过还是我们刘姓人势力大些，多少年来，村里的主要权力都是我们刘

姓人掌握着。外姓人虽然在烟村落了户，但河滩里的那些好地他们却拿不到一分，外姓人只好去山上开垦荒地，或向亲戚们挤兑一点点好地。外姓人好地少，他们就在山上做文章。我们村的核桃树、柿树就是他们引进来的。他们拿上核桃挑或柿饼去临村换米换面，生活过得并不比我们刘姓人差。后来我们刘姓人也学着他们那样栽了树，外姓人明显就不如我们了。为此，外姓人一直闹着要和我们分地，我们始终也没有答应，所以，土地问题成了刘姓与外姓之间闹矛盾的根本原因。


这种光景一直延续了好些年。土地改革时仍然维持着过去的现状。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土地归公，才打破了原有的土地格局。原有的格局一经打破，就无法再收回。因此，烟村的族长也失去了威信，后来“族长”这个词儿渐渐地被人们忘记了，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土地重新下放，也没人再提起“族长”这个词儿。

土地重新下放，外姓人和刘姓人都利益均等，刘姓人不再那么盛气凌人地与外姓人作对，外姓人得到好处，也就不对刘姓人那么唯唯诺诺。从此，外姓人和刘姓人一样，同样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人们平稳安静地过了许多年。



第二章

1



一九九一年的腊月我脱掉军装，离开了南方那座繁华的城市回到家乡。那天，我踏上家乡这块土地时感觉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南方当兵时，我已经看见许多农民离开土地，竟然也像城里人一样办起公司、搞起了企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西装革履地当上了总经理、董事长。如此令人惊叹不已的变化，使我简直不敢想像，尤其是在参观了企业之后。就在我们那批兵转业时，部队首长拉上我们去参观附近的乡镇企业。村干部们滔滔不绝地介绍经营经验，我则边听边偷偷观察他们。他们大多与我同样年轻，但谈吐却要比我强百倍，不仅思维敏锐，而且还有全新的观念和超前的意识，可自己却根本不敢想像普通农民也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我没有，相信我们村的人也没有。于是，我还没转业就开始反复琢磨转业后的一些打算。同时，也想到家乡在离开六年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会不会也像南方那些乡村一样？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使我大失所望。家乡面貌依旧，山还是原来的山，地还是原来的地，草还是原来的草，河还是原来的河。唯一的变化就是公路两侧的一些新房罢了。

紧靠公路的浴女村也添置了不少新房，村里停放着不少小四轮拖拉机和三轮蹦蹦车。这个新奇的景象，使我沉闷的心情猛地跳到兴奋的极点。浴女村的人动开了发家致富的脑筋，而我们烟村呢？

我脱了鞋蹚过河回到村里的时候，极度兴奋的心情瞬间变得冰冷。因为我看到村里的面貌仍然是当兵前的样子，几乎没有多少新景象出现在视野里。那时我想到了老支书六六

爷，六六爷在我们村德高望重，多少年来，党性最强，可为什么就没有像浴女村那样发展起来呢？我记得临走那年，土地下放得刚刚五六个年头。烟村的土地下放得最彻底，山林也分得最彻底，烟村的人们是非常勤劳的，土地下放后，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土地上，所以连续几年都获得了好收成。人们有了吃的，六六爷自然很高兴。因此，他的成绩不仅受到上级的表扬，也受到全村男女老少的称赞，那些外姓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外姓人佩服六六爷自然是因为六六爷在分配土地时主持了公道。我在部队时就想到过六六爷的那些做法，也想到烟村有六六爷这样的好干部，烟村一定会有大的变化。可是，事情往往与想像的不一样，烟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仍然在墨守成规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一点都是我在后来串门的时候听到的。大部分村民日子过得很艰难，其原因，按照六六爷的话讲，第一，不靠公路，第二，有漳河阻隔。这当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但我认为那些因素也不是不能改变，人的因素才是第一。漳河的阻隔能制约交通，发展不了运输业，但制约不了人。人脱了鞋就能蹚过河去，就能去外面闯荡世界。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观念问题。六六爷年纪大了，思想观念就会出现保守的一面，自然也就有了惰性，这一点无可非议。可我们的乡政府为什么在用人问题上无动于衷呢？我不理解，总得找一个机会与六六爷好好谈谈，向乡政府的要员们提一下建议和看法。

可是，我的这些想法，却让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给搅乱了。

2

天空如此明媚。

在明媚的阳光下，我看到三辆迎亲的自行车从村里驶出



来，其中一辆上载着一位俊俏的姑娘。那位姑娘身穿红衣，头上罩着红纱巾。我伸长脖子仔细瞅了一眼那位姑娘，突然，心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痛苦得差点失声尖叫起来。我终于看清了姑娘的面容。啊，怎么会是玉英呢？

我回过头，呆呆地眼望着自行车从容地飞快驶去。我看见玉英抬起头，朝我凝视了一眼，但很快就又低下头去。

我站在崖畔畔上，像个傻子一样望着远去的自行车痛苦地摇摇头。

对面的山坡上有一群牛散乱地寻着食物，放牛的老汉看了我一眼，扯开他那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

苦菜菜开花苦呀苦，
整整苦了哥哥二十五。
崖畔畔上开花红又红，
咱心里有你你没哟。

放牛老汉的开花调，深深地刺痛了我。那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村里的。我的身影出现在母亲面前，她先是一阵惊喜，然后突然抱住我痛哭起来。我放下行李安慰母亲，随后迫不及待地问起玉英出嫁的事。

母亲说：“玉英姑娘很不错，你走后她常来看我，可人家给你去了十几封信，你都不回一封，人家还以为你变了心呢。说来也巧，前些时候五毛给玉英说媒，她爹一听男家是有工作、能挣钱的主儿，又是乡长的儿子，就一口答应了人家。为这事，玉英来找过我好几次，我也去玉英家和她娘说起你们的事儿。可她爹却冷言冷语：‘你娶得起我闺女吗？穷得要甚没甚，连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我还怕闺女去了受苦呢！’我一气之下，狠狠地瞪了玉英爹一眼就出了她家。宝财，咱家穷，但穷得要有志气，人穷不能志短，你要清楚这个理儿。”

